



讀禮疑圖卷之四

禮圖本原

會稽季本編著

古者聖人爲治必以養民爲本當法制未備之時如烹小鮮未宜撓擾則因天地自然之利而順農時禁數罟時斧斤以搏節愛養之使民飲食材木足以充用庶無憾焉及養既有資法制可備則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使有常生之業不但休養生息期於小康而已此至誠悠久之道也三代之治功至周大成然壞於春秋戰國泯滅殆盡至併其籍而不存重以周禮

雜衰世之事附迂儒之言富國強兵之說行而先王之法亂益甚矣惟孟子猶能言其大畧則讀禮疑圖之所本也故備述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朱子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併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今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穀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

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詳見前卷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禮記卷之四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朱子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數密也罟網也
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
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
祀棺槨所以送死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
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又曰庠序

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復之意負任在背戴任在
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
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
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
舉重以見輕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
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今按王道主於得民心始之以順民之情生死有所
賴焉此仁心之所發端也終之以制民之產教養無
所遺焉此仁政之所推極也仁政不可以急行而亦
不可以不行故其施為之序如此說已見前禮圖本

禮記卷之四
原總論下又按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故或言八口之家或言數口之家庠序是鄉學之教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也此又仁政教養之序而王道之所以成也餘詳見第一卷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子曰九一者井田之制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

今按文王之時有罪未嘗不刑但養民有政以遂其恒心而刑又不及無辜之妻子則非罔民也先斯四

者非別有一事以先之蓋加意於窮民之無告者欲使親戚相調鄰里相恤耳若家賜而人與之則勢有所不能遍也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朱子曰西伯即文王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

樹謂耕桑畜謂雞彘又曰田中不得有木故於墻下樹桑以供蠶事

今按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是王者皞皞之氣象若家賜而人益之則爲霸者驩虞之政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今按王政必以用賢為急虞書稱安民而首及知人
 大學論理財而推本用人凡以急親賢為務也故孟
 子論王道以尊賢使能先焉此賢君之所以必本恭
 儉而分田制祿所以不可偏廢也歟商藏市言居貨
 旅出途言行貨詳見第二卷助即上百畝之夫所助
 耕者詳見第一卷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
 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今按恭則以禮接下故有制祿以養君子之法儉則取民有制故有分田以養野人之法公田私田上下各有定分此井田之所以爲善也田既均平民皆得養然後遂仰事俯育之願於是禮義易興而老老幼幼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矣庠序之教亦是遂其孝弟之本心而已導妻子以養老亦豈外於孝弟哉惟凡民中俊秀者則年登十五不使歸農升於國學以士養之而講修己治人之道與鄉學之自善其身者異矣故庠序者鄉學也所以善民俗者也古之治道不過如此餘詳見第一卷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

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今按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位是通於天下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位是通於天子諸侯之國中皆言班爵之制也天子公侯伯子男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

禮記卷之四
里之地是通於天下卿大夫士所受之地所食之祿是通於天子諸侯之國中皆言班祿之制也班祿之制即前章井田中制祿以養君子者區處停當條理分明非此則無以見古人田祿之差然孟子猶自謂所聞之畧則不知當時所謂詳者又何如也詳者既已去籍不傳而周禮封國設官取民制用之說果何據邪蓋有以知其必為衰世瀆亂不經之書矣餘詳見第二卷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

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也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今按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雖都邑苑囿猶當不在其內少則不足於用多則太過於封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意如此則班固所謂諸侯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矣魯地方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則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

禮券卷之四
亦非矣世儒不信孟子之言而其說遂紛紛焉然則
舍孟子其將何所折衷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
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輕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
也

今按貉北貉夷狄之國桀夏桀暴虐之君什一之稅
天下中正也少取則國用闕多取則民財傷因田之
多寡以爲什一之稅因稅之多寡以制取用之節此
上下相安之政也若能量入爲出則三年之耕必餘
一年之食以備歲凶何必輕之於什一之道而不爲
久遠之圖哉故爲政者節用愛人勿至因出制入而
已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今按禦暴謂譏察非常爲暴謂征稅出入蓋關譏而
不征文王之政也今則征賈之貨矣言此以見關之
有征是衰世之事

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
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今按有司者治之謂治以市官之法如分地奠居審
權謹量禁靡除詐成價止訟稽奸去盜之類此廛法
也文王之政廛而不征則征商古所未有特始於賤
丈夫蓋亦衰世之事餘見第二卷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損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
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
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范氏曰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
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今按孟子當戰國征歛無藝之時未嘗遷就世俗之
說只主於行文王之政與有若告哀公盍徹意同可
見孔門之學惟有王道一端耳若末世之見必以國
用不足而橫征雜賦有增無減矣○又按古者布縷
之征力役之征其詳無所考見惟田祿之有制關市
之無征則因孟子之言而可以見其大畧有志於用
世者宜於此求焉

禮圖參考

先王之法壞於春秋戰國至秦而蕩廢盡矣漢初去古未遠興復何難而因循秦舊不爲遠圖民無恒產百度皆非是以未及百年法已盡弊但其始年政依寬大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故文景繼之亦成富庶然而經制不立後嗣何規至於國匱民窮日不暇給人皆盼盼稱貸不遑豈爲民父母之心哉末世英君雖有損益抑又不及漢矣故述漢初兵農所由稍加論敘以其近古猶能存什一於千百焉耳自漢以後大畧可見矣蓋於讀禮疑圖亦有足相發明者故名其篇曰參考而分爲田制軍制二類云

田制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索隱曰經訓常言封君以下皆以湯沐邑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常稅爲一年之費也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積官儲者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今按漢仍秦舊貧民耕墾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但於田主所得五分之中率十五而稅一至平帝元始時總計天下定墾田不過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周步百爲畝之法約之得周田一千九百八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頃此漢之極盛也不及周家王畿內外田四分之一畿內之地抑又少矣况當高祖初年度田未廣諸侯分封又皆自食其地天子止有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十五郡之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

費而十五郡租稅之入又於田主所得什五之內止取十五分之一其征甚薄矣故轉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者僅有數十萬石併京師內史而計之亦必不能過百萬石矣夫周之田稅未嘗資於畿外也即畿內千里之地百萬井之田當有公田一萬萬畝以上農夫治田百畝歲收粟一百八十石爲米九十石者而計之當有米九千萬石視漢幾多百倍而漢之所入將何以能充哉所恃者恭儉而已夫爲民立君欲使天下之歸於平也必竭心思以計久遠垂典則以貽子孫故立什一中正之法使用者不至匱乏而供

者不必加增然後相安於無事而得以長治也豈但
爲苟且節約之政以貉道取驩虞於目前而已哉漢
高以創業之君起周京之地當時遺老豈無一人知
先王之意者哉果能誠心爲民勤勞不倦而群臣之
中復以王道相勸則必先登民數首正經界因民授
田因田制賦而量入爲出使有贏餘何患乎財用之
不足也顧佐命功臣類皆俗吏賢者莫如張良亦一
黃老之學耳故當天下定遂以休息爲期民之貧
富不復經綸而終漢之世無善治矣且因出制入豈
經國之道哉惟以人方厭亂國事不煩而蒞衆以寬
約法省禁故十五稅一而足耳至武帝志存經畧喜
於有爲則府藏皆虛國用遂屈而管鹽鐵置平準筭
緡錢增口賦稅舟車權酒酤責酎金贖死罪盡籠天
下之利而不惜民財之窮豈非因出制入之家法有
以啓之邪後世田賦大失古意皆自漢始故備論於
此以見創業者當以民事爲急使後世有法守焉可
也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
月初爲筭賦

如淳曰漢儀註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禮苑卷之四
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并車馬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筭唯賈與奴婢倍筭

今按漢初用莢錢索隱曰莢錢重三銖當今之一錢二分五釐杜佑曰重銖半則其數減半佑必有所受矣然其直亦未有考也今姑以銖半者大約計之一筭多亦不過當銀一錢二分之直與王莽時朱提銀所直之錢不同蓋錢重則民不堪矣惟其直輕故一百二十之筭遂爲歲賦之常而民不以爲苦也至十一年詔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取以爲獻令諸侯王通侯每歲以十月朝獻各以口率人歲六十

三錢以給獻費蓋餘五十七錢仍留郡國自用而所獻筭錢與田租皆治粟內史所領之經費也但車馬兵甲之需古者取於粟米布縷之餘而漢則別爲一賦賈人倍之大畧與九賦同已說見第二卷太宰職下矣兼併之家多畜奴婢而無限故亦倍筭以抑之也然漢於布縷未見有征焉豈其以布縷爲園市之所出而別以供天子之私奉養歟母將隆言於哀帝曰大司農錢乘輿不以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大司農即高帝時治粟內史掌穀貨以供軍國之用者也少府掌天子之私藏者故文帝時賜九十以上者

帛及絮武帝時賜三老帛九十以上與鰥寡孤獨者帛及絮此皆勞賜之物少府掌之而大司農不與焉但漢時重用錢嘗以錢代租而內史所領惟有錢穀二事故於布縷常畧言之耳宣帝時貢禹欲罷鑄錢而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議者謂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議寢不行至章帝時張林以穀貴錢賤欲盡封錢而一以布帛爲租於是布帛始迭爲用而漢初之以錢爲重也因可見矣然則口筭之賦亦因布縷移於別用而變其名耳然當時又有戶賦如貨殖傳所謂秦漢之間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一

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者意必郡國未定口筭時之賦邪既定口筭百二十而戶筭猶如故或更益之故曰今獻未有程也減五十七錢以留郡國而戶賦之紛紛者盡可省矣茲非高帝之惠政歟○又按漢司農掌經費少府掌私奉養其職不相關故鹽鐵山海之藏本屬少府武帝以經費不足以屬司農上林鐘官本掌鑄錢以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之亦天子之私藏也故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註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出水衡錢言宣帝

禮苑卷之四
二六
即位爲異政也夫天子而有私財示人不廣雖周禮有內府外府各專所用蓋亦衰世自便之事非先王之法也宣帝之出水衡錢以供司農之用蓋知此意矣其後光武併禁錢掌之大司農以絕一己之私當時豈無宮掖之私費哉夫宮掖之費亦經費也雖有私與自可周於奉養之餘量度宮中應用一歲幾何量數奉入苟加節約亦自有餘何待私藏而後可取足邪至唐以正庫爲左藏而私藏則爲大盈庫猶西漢之舊也其後併左藏而歸大盈主以中官則天下之財盡爲人君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多少矣此其

所以進奉羨餘日增不足歟若宋亦有內藏諸庫如封樁者然皆蓄積以待非常軍興賞賚則用之灾傷賑濟則用之財用乏則出以助之非以自奉也故仁宗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然則所謂內藏者其即魯人長府之類歟雖藏於內而實司國計者之所宜總會也否則利權分於多門職守牽於衆主費出無經而咎愆不任國事何由而得濟乎

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今按三十稅一以官計之稅爲甚輕以民計之則富民之田爲貧民所耕所入之租各得其半則貧民之

租已去什之五矣如耕三十畝之田當得租六十石
耕者止得三十石以其半與田主是什而去五爲耕
者言也若富民有田者得三十石是不耕而坐收租
者也官家優惠乃三十分而取其一又豪強者占田
逾多而稅益少豈不資強豪哉三十稅一比之十五
稅一者益輕雖不可以爲中正之法然非恭行節儉
何以能賦薄而用充哉此亦可見量入爲出之效矣
○自此以下田租皆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計數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

五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然後
可善治也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

今按奴婢者有罪沒入官役作之名男曰奴女曰婢
漢初高帝令民得自賣於是豪家遂多鬻奴婢以供
役而得以擅殺不但奴婢凡佃客耕豪家之田亦服
屬之矣夫人得賣買則丁多隱蔽而民數不可以周
稽田得賣買則戶多兼併而民生不得以均養此皆
廢井田之所必至也後世皆以井田爲難行者拘於

禮記卷之四
周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截然正方整如棋局故也殊不知孟子當井田既廢之餘而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言耳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爲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何必一一與之開渠置路哉當洪水初抑之時天下皆無可居之地而大禹畫野分州則田定賦雖堯土最下之區亦攸同於十三載之內固無不可爲之事也當時但以未見貢之不善故不必變耳否則田亦何難於井哉井田之法非始於黃帝蓋法之最善者莫如井田使果先有此制則堯舜當必因之禹又豈肯

變而爲貢哉蘇老泉謂井田始於唐虞蓋亦不察乎此矣然則井田無難待人而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所難者在人耳以高帝之才畧猶不能復他又何望焉仲舒限田之法井田之遺意也而去奴婢之一言又限田之先務也蓋民數者國之本民數不周則事皆失實雖欲均田亦苟而已故有實德以聚人而處之有方則民數無不得矣有實德以制產而行之有漸則田數無不平矣後世所以雖嘗舉議及此而訖無成功其咎在德之未實耳而豈法之果不可行哉王莽篡位下令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

陵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者至死制度不定吏緣爲奸天下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下詔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

今按王莽之令亦董仲舒限田之意也德不足以服人而欲以政刑一天下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而况制度又不定乎自莽以後言均田者多矣皆此類耳何惟乎人心之不信從哉○王莽本在文帝後以限田類從董仲舒耳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張倉定律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二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免爲庶人

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如淳曰城旦者論決輸邊晝旦防寇虜夜暮築長城春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米

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爲隸臣隸臣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

今按漢改秦正卒一歲屯戍之法有罪謫乃戍邊一歲此城旦亦戍邊也云二歲者蓋文帝自肉刑重罪減從完者而言謫戍之重者也隸臣妾即官奴婢也司寇罪之降為防寇者即周禮司隸所掌隸法有博盜執人之事蓋官所遣之辱役也作如司寇謂比於司寇之工作如罪隸所謂守王宮與野外之厲禁則今巡警之役也蓋又輕於防寇矣城旦春二歲鬼薪白粲一歲通為三歲又加隸臣妾一歲此四歲刑也漢初亦以城旦春為四歲刑至惠帝初年以城旦春者分為鬼薪白粲降三歲刑而文帝又定此律復為

四歲刑也隸臣妾二歲又加司寇一歲此三歲刑也作如司寇謂正司寇二歲刑也此皆刑徒輸官作者也自古有之如傳說為胥靡箕子為奴是也周禮有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使令之小事凡國若家牛助則牽傍註謂役給其小役牛助轉徙也在前曰牽右旁曰傍此即今擔擎牽挽之役夫在古亦任除治煩汙之辱事役之小者也若大役別有歲用三日之庸非隸所供故云小役耳漢承秦亂犯法者多罪謫之徒動以萬計故惠紀發諸侯王列侯徒隸至二萬人昭紀發三輔太常免刑之徒宣紀發三輔中

都官弛刑之徒雖不言其數而以徒發多可知已漢初庸法未有常錢止役囚徒似亦充用然凡有興作往往兼發軍民夫軍者聽調之卒取於一歲力役之征者也民者歸休之人取於一月踐更之外者也得無謫徒多所隱占倉卒無以充用邪抑亦以工役非常而徒隸有所不足邪觀惠帝時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文帝時大興卒塞金堤武帝時河決瓠子注鉅野興人徒塞之其後穿渭渠河渠洛渠與塞瓠子決河皆發卒數萬人夫力役聽調之卒本皆自備衣糧者也宜未與直焉民則不知何以處之

至元帝時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為著外繇六月孟康曰外繇邊戍也師古曰以治河卒有勞雖執役日近皆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蘇林曰平價以錢取人作卒雇其時庸之平價也如淳曰律說平價一月得錢二千如此見當時卒多雇募而官無見錢故未給直姑增外繇為六月之久而著之於籍以酬其勞耳此見漢庸之無常法也然漕運則常用卒故宣帝時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運山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非如唐之以民丁送租而量其水陸之直斛計庸錢者矣此漢養兵之費尚未甚廣而何元帝時

禮記卷之四
遂無以給治河之卒乎漢之庸法無可考姑述徒隸
一節而附論其下云

魏武初定鄴都今收田租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
擅興藏強賦弱

今按漢初但以田出租口賦出錢未嘗以布帛為調
也惟章帝時始以布帛為租亦不過因錢賤為通融
之術耳然其名為租則以當時租亦嘗用錢代故也
自此錢帛迭用故齊竟陵王子良曰錢帛相半為制
永久而布帛本征混於園市私奉養之租已失先王
調布帛之意矣至魏始以田出粟戶出絹二疋綿二

斤而有布帛之調必因漢不以布帛入於粟米之經
費而又混於錢中故特分一調而於筭賦則不復言
蓋欲正粟米布帛二征之名以附於古義耳然觀魏
武之調戶調也其調尚輕後魏孝文變戶調為口調
其調始重矣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
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
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賓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
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
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

禮記卷之四
三十三
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佃客量給官品以爲差降

今按此晉武帝太康之法也云丁男之戶至遠者或一丈是言戶調絹布之法云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至輸筭錢人二十八文是限庶民田之法男子女子以戶長言其外丁男丁女以戶丁言皆年十六至六

十之正丁也次丁男女皆年十五以下至十三之次丁也戶丁次丁皆與戶長同一戶者也義米見後北齊均田條下云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品十頃是限京官田之法皆占田以爲永業非職田也外官之限未有考焉云各以品之高下蔭其親屬至以爲差降是後世優免之例衣食客即僮客也佃客即佃戶也東晉以後又有典計皆京官所附蔭之人也是時官奴婢皆放復籍其良人遭難附於士大夫者謂之僮客武帝時雖有限田之令不三十年而王戎田園水碓周徧天下在群臣已不能守况能及於遠乎宜乎江

禮記卷之四
左別有更制也歟降及孝武田亦難定而王公以下止是計口稅租唯蠲在身之役則隱占之多因亦可見不得不爲一切之政矣○又按隋志載東晉工役之法見下條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以下佃客每品減五戶典計多者不過三人少者止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衣食客亦自三人至一人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綿三兩絲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

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丁男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升其度量三斗則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今按此隋志所載東晉江左之制也蓋變太康之舊矣丁男計成丁之男而言也丁男租米至於五石而其量又以三斗當一斗調則稱尺亦增不知庸法歲役二十日其外又十八人而出一運丁其重何以能堪也會計當時贏縮之數不可得而詳但以晉極盛時戶口論之僅得漢六分之一而當時用度又廣雖

欲輕賦安可得哉既不能輕徭薄賦以結人心欲限以一切之法裁抑衣食典計佃客之數人誰信之此永嘉喪亂人多饑乏所以更相鬻賣而卒不能禁也歟○晉制本無足取特以後魏均田之法本此故備述之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間給事中李安世上言州縣之民年儉流移棄賣田地漂居異鄉強家豪族肆其侵陵爭訟遷延連犯不判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

九年十月詔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贏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女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皆從還受之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

受○又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又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

今按蔭附謂衣食典計佃客也均田所以招徠蔭附將使衣食客之類皆爲齊民民間又安有奴婢哉奴婢是沒官者人皆賤之不欲與齒既放從良則亦與齊民無異故別授以田使自爲戶然必因牛而授之限止四牛謂一戶之數止此不欲過也其牛有官給

者有非官給者非官給者聽其賣買故隨有無還受奴婢八口當一夫一婦之調其所以取賦輕者優之使樂於復業也自魏晉以來崇世族而賤寒門嘗爲奴婢者永不得齒焉故優之使與良人相似也露田不栽樹者蓋亦無主及戶絕之田也其有主者則栽樹而爲世業之田所謂得賣其盈正指此耳所受之田即露田也露田不若桑田之成業故率加一倍其最下者則再加一倍率倍者兼一易再易而言皆同於周禮一易之地也再倍者專指三易而言惟此比於周禮再易之地也如此則桑田當爲不易之地矣

一夫一婦乃成家初受田男夫止給二十畝謂原無世業田者及課謂及十五受田之年也桑田使之用力栽種以其私家所成故與爲世業不在還受之列但有餘者許賣取於足其二十畝之分而已所謂有餘乃是未均田時所原有之業即前有主田也均令既行則安得買過所分哉若露倍之田則口分田也皆以無主戶絕而沒爲公田者給之不得私賣買也孝文此法雖本晉太康而田里區分頗有條貫分給公田無亟奪富人之擾聽賣私業有損歸畝限之期不特視晉爲善而後之行租庸調者鮮或過焉但愛

有未洽而信不孚事有異宜而法難一計口而調及於耕牛此非可久之道也但經累朝戰爭殘殺之餘土曠人稀利輕命重故若可行耳後三年韓麒麟言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民三分居二工商之族僕隸王食耕者日少田有荒蕪則亦無實效矣○後魏庸法無可考孝文季年於司州民十二夫內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則漢更卒供力役一年之意恐非後世租庸調之庸也至西魏文帝作府兵而曰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則當時固已有庸矣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

禮記卷之四
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執事官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為桑田其田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六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今按北齊此制大抵與魏太和制同云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則兵亦在力征內也執事官謂京官之有職事者墾田亦名永業不言其數意必承晉武官以

貴賤占田之制未有改歟受露田者視魏加半其必魏計正田之數而北齊則併言其所倍耳然亦可見三易之田不再倍矣一夫一婦為一牀墾租者田內所出也義租者非田內所出蓋計戶口而稅也臺謂尚書省之臺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齊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未了者露田雖不聽賣買賣亦無重責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宜以富豪牛地先給貧人觀此則齊令其亦不久而廢者歟○又按北齊之庸仍文宣九等戶之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則

凡工役差役皆在其中矣然自魏以來運納租稅之遠近亦以三等為差則別有租輸三等九品之制而不與於役法焉後世三等九則之法蓋本於此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艱凶札則不徵司役掌力役之政凡人自十八以至

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凶札無力征

今按後周倣周禮以行六官之政其司役所掌力役工賦兵賦皆在其內庶幾近古但工賦歲至三旬兵賦家起一人則過於信周禮而役太重矣

隋文帝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兩單

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令軍人以二十
一成丁每歲為二十日役

今按隋初採周制置都督以酬功勞故在勲戚之列
晉制官以貴賤占田則一品以至九品皆有永業矣
惟國王諸侯未有永業故至此始併都督而給之其
受田多寡之數則莫考其詳以唐永業田親王百頃
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以至五品六十畝者觀之其
所損益亦畧可知矣絕兼絲也絲經泉緯曰絕四丈
曰疋二丈曰端自晉以下分田定賦之法數則或多
或少賦則或戶或丁蓋喪亂之後地曠人稀則田數

多輯寧之時地闢人衆則田數少草昧之初民勞事
簡則賦以戶用繁之日民侈弊生則賦以丁皆因勢
而為重輕也此歷晉魏齊周隋唐相仍為制其間損
益雖有不同然大約主於因出制入之一言而已

唐高祖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
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
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
業之田樹以桑榆棗及所宜之木身死則承戶者受之
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受田減
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

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

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水旱蟲蝗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法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虛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併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今按丁男田一頃內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

狹鄉丁男授田止得四十畝減寬鄉之半一易者倍授指口分田而言三易之田雖寬鄉亦不再倍言授田一槩限於一倍而已此與北齊制同蓋已變後魏三易之田別有再倍之法矣至於工商之田狹鄉遂不給此皆以其田數不足故耳近地輸粟嶺南輸米見粟與米異也課謂租調役謂庸唐制本魏均田法租出米粟調出布帛庸出力役舊有此名但以人丁爲本因之以均租庸調而立爲一代之法則自唐始然給田則多寡不齊量地則廣狹異制遷徙聽其出鄉賣買從其易業即其規限視魏孝文又繁瑣矣况

三者並征又皆戰國苟簡之法乎當時所以稱善者特以法度方立戶口方明以丁授田以田定戶人雖轉徙無所容奸耳玄宗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盜起兵興財用益屈遠近異規內外殊制而租庸調壞天下紛紛遂相兼併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則不待楊炎而兩稅之勢已先成矣○調在漢時未立此名至魏武令收絹綿亦未定以爲調也至晉武始立戶調之式而後絹綿之征遂名爲調矣然後魏孝文調布帛以十疋爲公調二疋

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自後多以帛充俸至宋給俸猶以帛綾則布帛之用不止爲軍需也而蘇轍論租庸調則曰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又曰調者兵之所當費而宋志論布帛亦云承前代之制調絹細布絲綿以供軍需豈以後世兵每資之故遂專主以爲名邪○唐之庸也人率以歲二十日爲常閏則又加二日其直則日絹三尺比古歲不過三日幾加六倍矣夫庸錢者本以備河渠梁道之修宮殿城池之建者也然太宗貞觀中則發卒以修乾元殿高宗顯慶中則發卒以鑿門山梁玄宗開元中則抽衛士

以備三宮城浚池其他如德宗建中三年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發關輔人開陵陽渠者不一而足楊炎在兩稅之後無恠其然太宗高宗玄宗時租庸調法尚未廢也何以工役之直不盡取於庸而或發卒或發人邪要之當時江淮粟至京師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率兩斛計庸錢千蓋古所未有之費而庸錢所用者廣不得不別出一途耳然亦可見其不能量入爲出而倚於因出制入矣

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

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分行括實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杜佑理道要訣曰宇文融檢責客戶除每州計會歸本貫外更令所在編附其寬鄉有剩田者約三四十州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并造一兩間屋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親隣不失丁別給五十畝以上爲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工三日十丁一年得

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不啻得足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倉更無租稅既是營田且免征行按堵有餘必不流散

沙隨程氏曰唐令授田里長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授律文脫戶者有禁脫口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爲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凡史臣所記時弊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

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而不收額外之賦戶口既增租調自廣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脩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皆在豈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庸調法曰不檢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史臣謂州縣希融旨意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與贄之說背馳贄又言融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戶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流亡浮窳者何以振業之乎楊炎改兩稅法固宜因融之善以

扶舊法去其不善務爲簡易而不知出此此陸贄之論所以諄復而發也

今按宇文融欲修租庸調之法者也觀理道要訣所記猶有成周之遺意焉其曰一月役工三日營公田則歲當役三十六日通計一歲三百六十日而役三十六日亦十分役一耳而十丁共田一頃豈爲過役哉當時民苦征戍之多撓壞租調之法故融以是救之欲使免征行而不流散也其意善矣而史臣或反譏之無亦未稽其實邪大抵州縣有司所以虛應故事不實舉行者皆由教化不明心術不正也故道德

禮志卷之四
一而後風俗可回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否則同歸於徒法不能自行而已融之失
惟在不知以學術先正人心而欲倚法以一天下安
能免有司僞增之弊哉後世之欲行善政者率類此
耳程氏云一丁之田輸兩丁之賦者即蘇轍所謂為
農者陰出游民之所入也○緡絲也以貫錢千文為
一貫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
十一月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
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肅

宗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所司增賦
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
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
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蝨食旬輸月送不
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
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取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
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
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比來新舊徵
科色目一切罷之皆統於度支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
枉法論

今按兩稅之法合租庸調而分爲兩也夏輸即庸調秋輸即租也當租庸調之始制也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纒布麻各從物力不強所無及兩稅之行則或以錢當稅或以布帛當錢雖得通融之術終非課役之常將使男有餘粟而減價女有餘布而折輸非所以利民也租庸調以人丁爲本其數可稽今舊法既亡人丁無據觀陸贄疏稱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則大異高祖太宗時矣故一以人之主客家之貧富爲差則奸人安得不開闢走弄於其間乎特以乘租庸調法弊之初少有裁正故人猶以爲便耳雖云

稅外不率一錢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而足然則天下豈有治法邪蓋不能量入爲出以立經用之節而徒欲因出制入以定會計之常則後人將謂國用不足可以加征而不知民貧則君不能獨富卒歸於亡而已故兩稅即租庸調租庸調即漢之租賦也制雖不同而計其所出不過田與丁而已粟米之稅則或以畝或以夫布帛之輸則或以口或以戶乃因一時輕重之勢固後世因出制入之常不足論也當其行時或便或不便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以其皆失先王之意豈可以爲久安長治之

道哉久安長治之道愛民而已矣愛民則必能節用而民富藏焉當其危急之時則下必好義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財不患於不足矣浚民膏血怨懟日深雖嚴刑峻罰徒滋離散耳亦何益乎

德宗罷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使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胡三省曰唐制諸州田賦爲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爲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列爲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

今按所治州即會府也屬州即支郡也古者天子國都則有一圻之賦諸侯封境則有一同之賦而諸侯之賢者受命爲方伯惟以聯合與國而經畧其地方耳唐節度使即古之方伯也當揚炎初行兩稅歲斂錢二千五百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五百九十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供京師者即上供也供外者即留州也當時亦未有留使之名也自置節度使而後有留使之賦矣節度使得專諸州利

權則貢賦無常非浚民以進羨餘必沮兵以肆叛逆其害豈止於爲聚斂之臣而已哉度支自魏至隋皆爲戶部尚書之職至唐改爲戶部而所領有度支郎中掌國用租賦多少之數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稅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其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其餘補不足則移

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人常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晚而寬爲之限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奉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租多者或至棄市二稅湏於三限前半月畢輸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二十日畢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潁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

十二月十五日畢後又並加一月或值閏月其田蠶亦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湏霜降成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

今按唐之兩稅限無定期常先期而苛斂賦無定額每增額而繁征至於五代弊斯極矣宋興雖有五賦之名實仍兩稅之舊蓋兩稅爲綱而五賦爲目也其初移折通於衆情而嚴增加之罰地里量於三限而紓急迫之程蓋有以監唐末之弊矣當太祖太宗時

君則惟守恭儉簡易民則不爲巧僞淫奢是以上下給足府庫溢餘兩稅亦未爲不善也至真宗用侈財傷仁宗兵興費廣乃始以財爲患而熙寧興利之臣遂益加多之額皆由不知量入爲出以恭儉率人故耳蘇轍有言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擾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

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夫此四者古之所謂庶官世祿及王子弟之分封者也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不必若周禮之盛則官備而非其人者皆冗員也仕者之子孫教之而不才不以入官者雖世其祿必以其先世功德爲差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亦不濫及也創業之君如文武二王之子弟皆分封以國若嗣王之子孫鮮有封者惟鄭伯友有定難之功乃始封之其在春秋可考也其餘無功德者則但授以畿內之采邑亦如世

祿之法當以五世爲節不得而過也蘇轍之言蓋知此意矣然周之衰也政漸陵夷事無限制王子弟之分封益衆卿大夫之增置日多世家之子孫皆不絕其祿民屬於私地不充養而周室於是乎不支矣夫以王畿千里之廣公田百萬頃之饒歲入充盈何用不濟尚有餘蓄以備凶荒况當時井田之賦自備衣糧國中無養軍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徭戍之役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見有出六師征討之事徒以冗食者多遂至荒替蓋在幽王之亂殫我饑饉民

已流亡至其末世又可知矣况於役煩費重而經制不及成周者乎昔梁惠王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而又重以河內河東之歲凶正所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之時也其國促民稀豈能比強於宋哉然而孟子告之別無富國強兵之術惟欲以愛民爲本因天地自然之利開休養生息之端擇勞而勞因利而利不違其所欲不強其所難俟其恩信既孚催驅不怨然後爲制常生之業使無俯仰之憂則民知尊君親上可使制挺以撻大國之堅甲利兵矣此古之賢君所以爲恭儉而非求急效以罔民也漢

之文景能使民臻於富庶亦由此道但無志於王道之成故治止小康耳然當爲治之初亦宜以文景爲法欲法文景其道無他節用愛民量入爲出而已矣○又按宋仍唐兩稅之制則庸與租調混而爲一矣經用之外養兵之費尤多故太祖憫民之勞衆役多以廂軍給之所謂漕輓營繕力役之任悉用士伍者也故牽輓漕船則發卒堤築河渠則發卒起造園陵則發卒修葺倉營城池則發卒差直京諸司庫務役兵與夫馬遞舖兵之役則亦以卒而丁夫罕有發者正以有用之食養無用之兵爲可惜也雖太祖於建

隆中嘗發浚儀民修皇城宮殿乾德中嘗發近甸丁夫修京城又發畿甸民以治澶滑河堤開寶中嘗發平涼潘原民治渭州城隍蓋亦因利而利擇勞而勞而又有備錢以充廩食之給如諸州輦送官物至京必計其舟車役人之直以付主綱也蓋太祖未嘗輕於役民浚河通漕日加廩給且立爲定式先是多以道路居民爲遞夫而太宗乃詔郡國悉行禁止其不忍於役民如此故李燾云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完固承平百年至其後世廂軍

不足而召募日增召募不足而丁夫屢起民不勝其急役矣祖宗之美意安在哉夫古者之征惟有粟米布縷力役三者而已力役之中則有軍工二役軍役不但以之居守調征而凡百官之輿圍僕從境內之牽挽擔擎皆取給焉工役不但以之營廬繕廩而凡濬治甸服之河渠修築要區之城堡皆取給焉此其事各有區分而用亦不出於畿外也唐租庸調實本此意但調外又有府兵則力役不兼軍賦蓋其征其用合天下而一之與古異焉至宋之養兵率多召募則所用皆兩稅之錢而軍賦不在兩稅外矣雖不明

禮部考卷之四
立庸科然稅其財與役其力一也特古者役民取於
歲用三日之直而今則混於兩稅之中兩稅不以人
丁爲本而因田以課民財則游閒蔭附之人每得倖
免而所不能免者惟有田之農民耳蘇轍嘗言兩稅
之後爲農者嘗陰出游民之所入而天子常任養兵
興役之大患蓋謂此耳重以冗食日多空言無補卒
歸於因出制入而已矣○自漢以下又有卒役職役
不在工役之內附見于後

卒役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漢興循而未改

今按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給中都官一歲而
更而百官有司之僕從皆在其中矣僕從取於卒中
猶有古軍賦出馬乘之遺意焉詳見後軍制引漢事
條下○又按漢有弛刑之徒所謂隸臣妾者皆以分
給諸官府之役如宣帝發三輔中都官徒云三輔則
給郡縣官者也云中都則給中都官者也周禮司隸
掌隸法有搏盜執人之辱役其即此類歟詳見前田
制論漢庸法下

北齊官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三十人至
一人爲等刺史守令以下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

八疋幹身倣之力則郡縣白直充

今按幹即南齊僮幹疑必門僕之類身倣之謂身自役者亦依絹數也白直僕從也觀司馬光乞罷將官狀內有云量留羸弱下軍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又云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少人日朶月減出入導從大爲蕭條之語則可見矣此役在成周時皆取於車乘故謂之千乘之家百乘之家漢則別爲一役而給郡縣者爲更卒給中都者爲正卒矣至齊始有僮幹之名而史不詳其制或有以書僮辦幹爲吏者蓋亦因所任而異名耳北齊則

謂之幹力但外官有準絹十八疋之輸蓋別爲一科矣而京官事力不言所出豈亦給傭錢爲雇直邪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以天下上戶七十人爲胥士准防閣例而取其課三年一更

高宗永徽元年職事官有防閣庶僕一品防閣至五品六品庶僕至九品公主有邑士至縣主外官以府州縣上中下至主簿縣尉各有差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亦以上中下及官品爲差皆十五日而代

武后光宅元年京文武職官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

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二品以下至九品又有白直執衣以官品爲差皆中男爲之防閣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亦有仗身亦以上中下鎮及官品爲差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仗身視品有差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課藩府佐史典軍有事力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廳子以兵及勳官爲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閣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玄宗開元十年諸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

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閒月督課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

今按胥士掌公廨錢之吏也不久而廢云準防閣例見收課本唐舊制也故楊億言唐制內外官俸錢支外給防閣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收其課資於家杜鎬言唐月俸之外又有白直執刀防閣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凡此皆衙門給使令之役若今之門子直廳是也此外又有引導驅辟之役鄭漁仲蓋嘗言之見後宋職

役條下別爲一科其來久矣惟都護府之仗身諸司諸使之守當廳子獨役於軍庶幾古法焉然後世軍數不足安得不於庸外加役於民哉○又按掌固自漢初置本主故事唐則主守當倉庫及廳事鋪役職與古異番爲上下謂之番官轉入府史從府史轉入令史選轉皆試判此出六典尚書省註則掌固蓋以民充而非試判則亦不得爲吏也故杜鎬言於白直執刀之列見其皆非吏也

宋隨身元隨僚人之制凡任宰相執政有隨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隨餘止僚人中書樞密宣徽二司及正刺史以上皆有衣糧餘止給餐錢凡祿粟隨身元隨僚人糧斗折錢三十文衣紬絹每疋一貫布每疋三百五十文綿每兩四十文

今按隨身元隨僚人之役在唐先已有之新史食貨志左右衛上將軍以下皆有雜給曰隨身隨身則有糧米通鑑五代晉天福二年范延光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衙孫銳六典兵部所掌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上皆有僚人別奏以爲之使依軍鎮官品大小有差皆令自召以充而僚下又有別奏則今總兵官奏帶人員之類也當其初置止在軍衙故謂之衙

禮部卷之四
前將吏至宋則併內外大小官而皆有之然以錢粟為祿則亦唐隨身有糧米之遺制也蓋此三役者若今辦事官吏之類而不在僕隸之中矣僕隸之差則京諸司庫務自有役兵與夫馬遞舖兵祗候之類皆取於軍於民無役焉餘見第六卷宋軍制廂軍供百役下

職役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牛酒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今按縣以百里為率則古之侯國也漢令雖名邑宰與千室之邑宰大小不同矣三老與嗇夫游徼皆鄉職而三老有秩至後漢游徼亦有秩則皆為庶人在官之職也三老與令長得相教孝文武宣成哀之間各有賜孝弟力田爵級事蓋因其人而加重之則當時之設三老任亦不輕矣今之老人蓋三老之遺意而不知自重則不過應一奔走之役而已何足以與

於漢之三老哉亭長主亭之吏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又傳送文書鄉所治處也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爭訟吏留平辨得成其政嗇夫收賦稅若今糧長然嗇省也謂省百姓而均其賦役者○又按漢之鄉職但主化民禁盜非若後世之應戶役也漢戶役即是更賦亦爲富者稅錢而貧者役力然三老任尊鄉有常法未見有深弊焉詳見第五卷軍制漢更卒條下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
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
歛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一年詔事中李冲言三正理
人所由來遠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
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
三三長三載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皇稱善見公卿議
遂立三長公私使之

今按晉初鄉法亦置嗇夫史佐視漢雖稍變更然民
猶有統攝自東晉中原喪亂流寓江左人多蔭附避
役停私所以哀帝隆和中大閱戶口令西北士民僑
居東南者所在以上著爲斷謂之士斷其後流移僑
寓者亦常有之然魏晉以來最崇世族公家以此定

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華族則役常輕寒門則役常重是以僑居者必依流品之家以爲避免之計而周官於貴者賢者與新民之遷徙者皆有復其征役之法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必先以土斷僑居釐正譜籍然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豈有世族可以永不應徭僑民可以久不著役之理乎而有所蔭附亦未盡閱實也魏初雖因民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然所役大抵皆無所蔭附之民也復免之家無制土斷之令不嚴而欲人之無蔭附也難矣魏孝文本以蔭附者多行均田之法

各有口分永業可出租調矣而京師之民尚多不田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復有三長之議蓋專爲蔭附者而發也徐幹有言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萬民衆寡之數則勤惰者可聞也故周禮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如此是以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版圖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奸心競生僞端並作嚴行峻令不

能救也入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
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
立度其惟審人數乎孝文之立三長蓋知此意矣然
不能脩德愛民處之曲盡是以心不樂從終安冒偽
隋唐以來大抵如此徒法亦何為哉宗主猶言戶長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為
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天
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每三載即一如
是

今按此即後魏三長之意但魏主於閱戶口周主於

察姦盜耳○周顯德本在唐後以三長類從於魏也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
每里設正一人若山林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
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
者為坊別置正一人管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
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
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
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軀幹者
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
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

免充

今按唐之里正即漢亭長之制也坊正村正其即漢游徼歟漢於鄉置三老嗇夫游徼晉魏之名雖不同其職一也自漢以來其任最重至隋反有專理詞訟公行貨賄之弊未見人之避鄉職也唐初猶以六品以下白丁清平驅幹者充里正則亦取門閥足以服人者爲之亦以隆其任也故當其時望尊而人服權重而事行鄉中戶役亦每得平但以鄉官判事頗涉愛憎里閭親戚始有以爲不便或廢或置而在上者亦稍裁抑之矣由是責承難事恒至破家每有科差

輒營下等但遇點充便至亡逸觀睿宗時御史韓琬以此爲政令漸弊豈非鄉職之累古所未有哉蓋古之里長爲宰者之有司而孔子以爲當先者也苟有小過則姑赦之如不足用則舉賢才以任之而已唐以六品以下清平驅幹之白丁充之庶幾古意焉然而卒輕其任使之困於重差尚安望其共治成功邪宣宗以後雖據人貧富署部輪差終亦無補於救弊耳自鄉職輕而職役爲戶役矣

天下戶量其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今按此籍專為查審戶役而設也蓋在後魏獻文帝時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故傳思益曰九品差調為日已久第以宗主督之難稽隱弊於是孝文始立三長三長者古之鄉職也當時均田令行無所賴於九品然受田眾寡不齊為戶大小隨異兼以游食之口尚多不田租輸遠近無所據依則九品法豈能盡廢哉故北齊復為三梟即三等也以及於唐未有改焉前朝法令方嚴鄉職得專聽斷故九品調民莫敢違誤而鄉亭正

長未見其有累也其後鄉權荐輕事多督責公家調遣艱苦難勝於是九品之法當先以第一等戶為里正而古鄉官之職夷於眾役矣○又按唐初防閭等役官收其課三年一更其亦據九等籍而編定者歟宋因前代之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院虞候揀搨人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今按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即今庫子并解戶也里正戶長鄉書手即今鄉中里書主催稅者也者

長弓手壯丁即今鄉中團保主捕盜者也承符即今州縣承差之役人力唐亦謂之手力六典戶部所掌內外百官家口應合遞送者皆給人力車牛註云自一品手力三十人至九品五人與車牛俱有差又唐食貨志肅宗乾元元年京官給手力課至德宗建中三年李泌爲相復置手力資課又左右衛將軍加雜給曰手力右資錢蓋即今長夫水手也宋則分爲二役耳散從官猶言散手蓋亦迎送之人故役志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手諸役人常苦迎送則散從蓋與弓手手力均爲迎送官員之役當時民俗必以官

稱故相仍謂之散從官耳或以鄭漁仲嘗據沈約宋志解伍伯之官爲伍當也伯道也使之當道陌中以驅馳而曰今州縣官有雜職掌行鞭撻每官出則導引呵避行路殆其職也遂以散從官爲伍伯則與役志所言者不合未敢以爲是也曹司押錄即今州縣當該之吏典孔目官唐謂之孔目吏胡三省曰今之都吏也在宋皆役於鄉民以其爲庶人在官故相公亦以官稱虞候揀搯蓋雜職衙門人役其即今應捕巡攔之類歟成周時食庶人在官之祿者主典府庫則爲治藏之府吏典則爲掌書之史孔目則爲治敘

之胥承差則爲徵令之徒其給驅使奔走之役者則爲車乘所賦之軍凡此皆爲京職言也若甸邑宰官雖亦不無此役然各有分民自相配給不列於庶人在官者之祿秩焉至於鄉中催稅捕盜則比閭族黨之職民間所自署而輦運官物則農民所自輸於五百里內者也彼列甸農家力均地近輪輸朋貼歲有常規奚所累乎今皆與古異矣蓋各役雖有輕重率皆科配役錢故合此數端取於戶役而古鄉職反困重差矣馬端臨所謂唐以後鄉亭之職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筭籍比較至於破家蕩產不能

自保則差役之名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置比閭族黨之本意也其有感於役法之弊如此夫鄉亭者要政也上之人既賤其職而畧無體悉之恩下之人復賤其身而惟圖苟免之計則合鄉人皆習爲欺詐矣課農無主化俗無司孰與稽物力而清弊源哉故役法之不善始於唐而甚於宋宋之役議徒託空言苟求其本則不待呂氏鄉約而風俗美賦稅平矣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爲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

禮部考卷之四
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詔令躬裁定之

今按官役即職役也九等籍本唐制至仁宗即位為五等籍據九等內上五等之可選差者而言其實九等不廢也

淳化五年今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給役

今按里正戶長本主督租稅里正常應衙前之役最為重難故以第一等戶為之而貪官汙吏非禮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則雖不為衙前而里正之役亦已難應故以第二等戶為戶長所以代里正也冒名謂包攬之徒借其名應役以為長名衙前者則當時尚未許人募役也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為衙前

今按宋制役之重者自里長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

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

今按衙前役之最重者也蓋主典官庫則庫司供應雜費不貲輦運官物則奸吏邀求陪償不足故吳充

以爲鄉役之中衙前最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
貲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資已竭而逋負未
除子孫已沒而鄰保猶逮者殆謂此也然衙前常以
里正爲之里正之役率二年一番而又差爲衙前孰
與催辦公務故罷里正衙前而通計縣籍在第一等
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舊時第一等戶本爲
里正今第一等戶爲鄉戶衙前則即向之里正戶也
但不使應里正之役而以第二等戶爲戶長者代之
耳其實里正轉而爲鄉戶衙前矣司馬光有言里正
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

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
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然而後世里正
已爲賤役亦豈人之所樂哉故以第二等戶代里正
則其重難亦可知矣惟以衙前方之則猶爲不甚苦
耳鄉戶衙前多是山野愚戇之人不能辦事或因水
火損破官物或因上下侵欺乞取以致欠折備償不
足乃有破產者豈可使之長當此役哉長名者長當
此役者也惟衙門慣熟之人情愿投名承攬州縣吏
胥知其習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乘空便費亦有
常雖經重難亦無破產之患故仁宗每聽募人時尚

未有雇役之錢要之所謂募人者乃本被差衙前之鄉戶自酬雇直耳然浮人應募侵漁必多鄉戶輸差民將盡困此熙寧雇役之法所以起歟

宋神宗熙寧三年行募役法先是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逾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考合衆論以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奏諭諸路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承符散從等舊若重煩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

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命判司農寺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閣他縣倣此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於是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

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今按制置條例司本制置三司條例司也三司之職合鹽鐵度支戶部之事而置使其名始於唐昭宗天祐三年宋澶五代之制亦置三司使總國計應四方之入而制置條例司則熙寧二年王安石叅知政事

時所創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而安石領之者也募法未行之前衙前固為重役而里正弓手承符等役其費亦煩故神宗初即位時韓絳言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而條例司言承符散從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蘇轍亦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手諸役人常苦迎送然散從承符弓手力手者長戶長壯丁司馬光以為未聞有破產者則其役未若衙前之重耳至於州縣胥吏舊無賦祿惟聽其受財為生則亦役使白丁限年而止今則例有募直通謂之制祿

禮考卷之四
也然重役則用募法輕役仍用丁差已具於曾布之
奏矣大抵安石此議專以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
官之一言為主殊不知先王制祿蓋出於助法之公
田未嘗別賦民財也至其所祿在官之庶人則惟府
史胥徒耳而民間職役則公祿之所不及其卒徒取
之於車賦之中亦未嘗別有役賦也山堂章氏曰庶
人有田則有租今之秋苗是也有家則有調今之稅
絹是也有身則有庸今之役錢是也其後併租庸調
爲兩稅而役錢蓋在其間今兩稅之外復隨稅起科
役錢是尚得爲先王之法哉

募人代役法既試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
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
言外間搖扇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
彼既聚衆僥倖當仍役之監察御史劉摯奏曰上戶常
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數且重下戶之役率
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
以爲幸而下戶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况歲有豐凶
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
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謂其有常產則自重
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

唯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多至於弓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今按劉摯論募役法之未善大畧得之而亦未盡故曾布猶得而辯焉衙前之法舊閔其難而以稅務官收官賣之錢酬獎此亦非常道也坊郭十等人戶舊

雖免輸今司農司議自六等以下勿輸亦既比鄉戶為逸也今摯欲使五等以上皆勿輸則以坊郭附於郡縣緩急賴以辦事故耳此則但可稍減從輕而不可盡免也

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雇人若錢多則須重斂於民雇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來徭役皆出於民今日變之未見其利且受雇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

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爲好事發則挺身逃
亡無有田宅宗黨之累若雇人不足則依例輸差徒有
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無故普增數倍之數民安有不
困蹙者哉

今按司馬光時知永興軍而上此奏其曰自古徭役
皆出於民則足以知雇役之法爲難行矣

曾布條奏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
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
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
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

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
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
虐下戶臣所未喻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
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主典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
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者長壯丁以今
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
爲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者長雇人則盜賊難止此臣
所未喻也

今按曾布之辯爲法亦周然而諸路希旨欲留羨餘
至減省役額損抑雇錢而民輸數一如其舊寬剩數

倍募直太輕役人多不願就衙前重役仍舊累人三等以上人戶不願受雇則劉莊次所謂三等以上戶既無願者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而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之甲頭矣是時本立保甲之法以保甲代耆壯未為不可而往日所募耆壯之錢何不均減百姓原額邪至於甲頭則固輪差戶長之役也特易戶長之名為甲頭耳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故馬端臨曰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吏胥之廩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

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他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竊謂冒破輸錢勢所必至此雇役之所以卒歸於輪差也歟詳見下條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為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熙寧七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因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為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皆百姓為之今罷差戶長

使爲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在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者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

八年哲宗即位詔舊以保正代者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今按保正代者長等役既罷復行而今又罷也論已見上條

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曰自行免役法來富者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於

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莫若直降令勅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餘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脩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

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

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爲也

今按此二條者論宋之役法頗切時宜但亦有未盡耳蓋役人當官常供百用公使無藝私費不貲此其用財豈可以常額拘哉上之人既無以清乞取者之弊源又不能隱應差者之情實而但限其常數抑減庸錢則役人亦終於破家而已何役之可議哉夫雇役之法即漢之更賦也更卒人役一月不役者輸錢

二千入官以爲雇直而漢何以不至如後世之大弊乎蓋當其時富者稅錢貧者役力欲使貧民得雇直以資生猶有恤民之意焉而三老主教化得與令丞尉相教則治道猶明而民風猶美故官不失方而民知畏法此更賦之所以可行也至宋則議論多而政治闕官吏縱而民僞滋不探其本而欲盡求治法之善難矣由是言之則破家之害不在於雇役之法而在於行法之人也苟得其人雇役可也不得其人則雖復差役之舊亦同歸於弊而已夫役法之更本去重差之害人豈盡以爲不便哉善治者但當因勢之

禮部卷之四
順去弊之尤不可徇人言執已見而必以不雇役爲是也及司馬光相而免役之法盡罷安石聞之愕然失聲以爲此法終不可廢及光卒而免役法復焉則前日之急於罷者亦失於熟思審處矣知變通宜民者豈徒如是之紛擾哉漢更賦詳見後軍制漢更三品下

高宗建炎四年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常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

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今按此高宗中興以後差役法也高宗爲康王時以靖康元年十月奉使至磁相二州皆屬河北路故云帝在河朔此所謂保乃因國初者長之役而小變之非保甲法也品官限田優免則可革假名詭寄之弊矣熙寧時以保正代耆長等役元豐八年哲宗既罷之而紹聖間又復皆不行支給雇錢此高宗所以定爲此法也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充役者謂之白脚

禮部考卷之四
孝宗隆興二年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巨細一一責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舖驛置買軍器科賣食鹽追擾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於是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賊外並不得泛有科擾差使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止許幹當本都賊盜鬪毆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長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官物違者官吏重責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家戶籍如故見存之戶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

不免與之填納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行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徒即與嚴行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者不至重困破家並從之

今按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賦租備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叅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里錢時節叅賀有節料錢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拘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上

禮部考卷之四
產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催夏稅則先期借
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
戶又今填納凡此之弊皆所當知此亦當時臣僚之
言可以見保正戶長之執役而必至於破家也故特
揭之使爲民牧者有警焉

孝宗乾道五年處州淞陽縣首創義役衆出田穀助役
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自是所在推
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敗其謀者十
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
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爲法意圓備

朱子曰義役有未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
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
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
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由復
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
如逐都各出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
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
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多不
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時未免却
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

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

水心葉氏曰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釀錢給費逆次第至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則有司失義甚矣爲保正長者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讐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賊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費至破家蕩產乎且此

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

今按義役者民間因差役之累而倡爲此法也其初雖起於鄉閭之善士而踵接爲義首者未必皆善士也必以才力把握而差役利權盡爲所制至有冒破刻削傭錢不支而當役者之困猶夫前也議者謂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安其業信矣哉

軍制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又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今按此條食貨志載董仲舒之言乃漢初所承之秦法也更卒以給郡縣中僕隸使令本郡縣之差役戶役故云給郡縣也然可以出錢雇役不必皆可任之正卒也正卒則必年二十三可任而非疲癯者給中都官既曰正卒則固三輔材官騎士番上而戍京城者以其分守諸司為中都官戍卒而因以為百官僕從故云給中都官也一歲力役謂番下為材官騎士

一年也與郡國同即山堂章氏謂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如州郡法者也故番上則入衛番下則講肄皆此材官騎士也材官騎士屬於中尉未上番者力宜有餘其入直京師則合各郡所上之兵成其衆不必盡發一郡未番之卒也假令盡發則番下者當待次年之番豈不竭人之力哉故更番兩年但為上番者當復番下下番者當復番上而言耳非謂留郡之材官騎士與入直之數等也屯戍者戍邊也亦是正卒乃可任役一年屯戍至於一年之久此役之最重者也賢良鹽鐵論曰古者天子封

禮表卷之四
一
二
畿千里繇役五百里無踰時之役今秦民於四年之中除一年給郡縣一月夕既又戍中都官者一年又聽調供力役者一年而又加以戍邊一年故曰三十倍於古然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高后五年始令一歲而更則秦之屯戍尚不止一年也雖更一歲重亦難堪使非後遂改易定為三日戍邊之令而以有罪謫者乃始戍邊一歲幾何而不為亡秦之續哉詳見下二條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

庶民就田里

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為疲癯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傳著也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王應麟曰正謂二十三歲後應為衛士材官者

今按此本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未傳者悉詣軍註關中即漢三輔地未傳謂老弱也詣軍從高帝與項羽戰滎陽也高帝時為漢王正卒之制尚未定註所言蓋漢更定之制也與上條互相發上條言給中都官主三輔而通論庶民四年之役此條言衛士主郡

國而專論正卒二年之役也三輔番上之兵屬於中尉以守京城之內爲中都官戍郡國番上之兵屬於衛尉以守宮城之內爲衛士三輔地近發人必多而便於護家則使之居外以守京城郡國地遠發人必少而專於護國則使之居內以守宮城其部分之不同各有意也然均有一年之勞上直一年既畢則又番下爲材官騎士以聽力役之調即所謂一歲力役也則三輔與郡國之兵一耳既以二十三爲正卒至五十六乃得免就田里則王應麟所謂凡在官三十四年者也非老免豈得就田里哉然漢前紀載元帝

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衛士就農勿令番也謂之就則亦依於田里使得兼脩本業也後志載光武遣衛士必勸以農桑則其時既罷郡兵都試而衛士歸無都尉可屬則罷遣之時自當勸以農桑矣若正卒亦有退就田里以待番上之時則爲材官騎士郡國者一年之後當應踐過二更非若宇文周府兵之身租庸調皆免故亦得就田里耳其隸於都尉以從季秋講肄則固未嘗廢也豈謂正卒遽得離伍符而爲農哉蓋漢之選兵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爲疲癯則正卒皆以滿六尺二寸入選者也漢官儀曰高祖今天

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山堂章氏曰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巴蜀三河潁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關東上郡北地則多輕車博昌潯陽會稽諸郡則多樓船各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據漢儀及章氏之說雖爲郡國發而三輔之制

可以槩見矣何則郡國典武者爲都尉左右京輔亦有都尉兵卒屬於中尉每歲都試蓋卽古者農隙講武之意使其藝益精如此則爲常練之兵而後以之番上應敵無所不宜矣雖三輔以護京城而調發則亦與郡國同其所選者固皆材力武猛之人而不與選者則使歸田里以供軍士之衣糧如後魏以十二夫調一吏供力役唐以六家賦一兵備糧具故所選之材官騎士得以專應三十四年之役雖有時番下就田可以兼脩本業然亦豈使遽離伍符哉蓋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

雖貧者不免爲兵故凡爲兵者皆家人子起民間而非若井田之人人習兵於素也但丁合有田無田之家而共供一役則兵皆土著之人而集異市驅之衆入則身依田里出則衆助衣糧有井田之遺意焉而兵農尚未分也是漢之制兵庶幾近古耳○又按漢之選卒有車騎材官樓船而此自衛士番下爲材官騎士者不及樓船何邪豈關中非水泉之地而樓船之入有不便邪然樓船之卒非無材官騎士也特樓船乃其常技所占居多耳觀武帝募知越事者爲越騎校尉而越人以騎入京師則樓船亦可以爲材官

騎士矣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如淳曰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在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在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一

禮疑考卷之四
歲屯戍此漢初因秦法而行後遂更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今按此出昭紀元鳳四年勿收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註師古曰逋未出更賦者也是當時已賦更錢故令未入者勿收也蓋本更繇而言通乎京輔郡國之制也更卒則一月而更邊戍則三日而更皆可以出錢雇役故謂之更正卒無常人常人謂不入材官騎士之選如疲癯之類是也既為正卒皆當親身更番故曰迭為非若更卒之不必親役而可出更錢也故王莽傳言漢代常有更賦疲癯咸出正謂此也更

卒與正卒不同正卒皆材官騎士也選於郡國者則為衛士選於京輔者則為給中都官而番下復為材官騎士每歲秋後常從都尉講肄以待番止調發故補兵志曰更卒非正卒也更卒以給郡縣則郡縣中僕隸使令之役而差役戶役悉在其中如淳言更卒一月而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此蓋富者稅錢貧者役力之意欲使貧者得雇直以資生而官為收傭但其說未備耳山堂章氏謂每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傭者補兵志亦謂此為入錢於官是為更賦

又謂更卒一月官收其傭其輕重未詳又謂漢錢重不得定爲二千則緣元紀註而言也元帝河平元年卒治河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則月二千者內地雇人之常直也漢初行莢錢其重三銖或曰重銖半本甚輕也至元帝時用五銖錢已重十分之四此補兵志之所以有疑耳但如淳引律說乃本漢初莢錢而言非指五銖也過更行者必亦正卒然後可以任戍其不行者不必皆可任者也但使出三日之錢三百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歲爲錢三萬六千蓋遠役之直自宜

重耳此與唐戍卒贖練數百匹自隨以爲久戍計者同可以見其皆自備衣糧也行者當自戍三日并受雇之錢通計役一年而還此即晁錯所謂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也馬端臨謂遠戍以兩月爲行程當役者十月則非矣夫更役歲事之不能無者也而過更戍邊於事尤急然觀昭紀所云則錢猶有逋豈官府亦先爲那借以俟補支邪民出更錢官收雇直宜有多取羨餘陰爲冒破之弊與宋熙寧法無異然在漢則無議焉意者踐更月錢二千爲雇直足以售其傭又官制傭錢得以權役之輕重而民不必至於破

家邪抑以三老主教化得與令丞尉相教民既知畏法而爲官者亦以寬大卹民不敢肆行邪五月之五當作一蓋字之誤也或以爲當作三則非矣後從尉者縣尉掌捕盜更卒下番之後境內或有不時之警則與鄰保聽尉共追胥也故補兵志曰其番上尉主之更一月而休十一月則十一月之後復當番上觀董仲舒言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則番上者當爲正卒矣正卒在三輔則爲衛士在郡國則爲給中都官俱役一年更卒雖止役一月亦列爲一年正卒番下則官騎士應力役者一年此外則又屯戍一年凡

四年而一周正卒上下之番材官騎士身自爲之而衣糧皆民戶同供其供軍之家數則多寡未詳焉材官騎士番滿兩年餘二年者亦不免踐更過更之賦但當番則爲正卒都試則從講肄其所以異於常人者如此而已漢初諸役皆仍秦舊四年之中既有一月踐更之賦又有兩歲供軍之資而重之以屯戍一年有三萬六千錢之費此董仲舒所謂三十倍於古者也一丁之力何以辦焉所幸高帝奮興漸從末減如踐更則限蒺錢之直過更則定三日之期而精選材官人不甚衆亦省供軍之費至於田租則十五稅

一得免於什二之加增口賦則丁壯筭錢得免於戶賦之無藝視秦日以輕矣故富者出錢更無他擾貧者役力亦得取傭而民皆得以相安於無事也此文景繼以恭儉所以遂成富庶之俗也歟○又按漢之制兵班史無志所可考者不過郡國之兵番上爲衛士守宮城三輔之兵番上爲正卒守京城之兩端如前所云而已然論者尚多混淆如前書天文志載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則郡國亦調守京城之卒矣補兵志謂南北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則守京城者亦衛士而不必調於三輔

矣意其皆後來變亂之事而雜言於初制耳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又如戍中都之卒即中尉之兵也而或謂中尉有材官騎士中都有戍卒是以一役分爲二役也衛士與給中都官本二役也而或謂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是以二役併爲一役也又謂衛士衣食於縣官此亦無據蓋漢初郡國之所番上皆民間自備衣糧如唐府兵兵甲糧裝皆自備也故官無所費若謂衣食縣官則已是昭宣募兵以後事矣恐武帝選六郡良家子爲期門羽林亦止從郡國選充侍從未必募衛士也詳見後八校尉條下○又按晁錯

當文帝時言募民徙塞下而曰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則更戍之兵固有無益於用者矣此後世募兵之議所由起歟

程